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八

隋天竺三藏闍那崛多譯　所

舍利目連因緣品下

尒時王舍大城去城不遠有一山名祇離渠呵於彼山中常有一時施設大會其會即名祇離渠呵復有山名離師祇離亦常設會其會亦名離師祇離復有一山名倍呵羅如是般遮山如是毗富羅山各有一會其會亦名毗富羅等如是彼山祇離渠呵隨節設會於彼會處聚集大衆時有無量千數無量百千數乃至億數人民交集乘種種乘所謂象馬車步從八方來欲觀彼會其王舍城一切人民莫不皆出於彼時間去王舍城那羅陁村去拘離迦聚落可半由旬時伍沙童子作是思惟我於今者可至祇離渠呵處詣彼觀看若至彼者令我必當剋獲一事謂心猒離於時優波伍沙童子乘四馬車從那羅陁聚落而出至祇離渠呵設會之所為觀看故其拘離多童子亦作是念我於今

者可往詣彼祇離渠呵大會之處乃
至心生猒離乗其象背漸進而行是
童子前使諸人戲或歌或儛從拘離
迦聚落而出至祇離渠呵設會之處
爲觀看故
時彼二人顏容端正能悅人心乃至
技藝莫不了達堪爲衆首時彼會中
敷諸高座彼人至已各昇高座是時
優波低沙童子見彼大衆以種種伎
作諸音樂或歌或儛嬉戲受樂既見
此已即作是念此事希奇未曾有也
今是人民乃能於此苦惱之中諸穢
濁内裏老垢處受樂放逸如是病垢
無有安隱如是死穢命非久長如是
大衆而生樂想放逸自恣種種歌儛
作衆音樂受諸戲樂時優波低沙觀
大衆已作如是念過百年已如是大
衆無一在者作是念時即生悔恨不
生欣慕便從勝座安徐而起漸離會
處至空閑林詣一樹下悵怏而坐諸
根閑塞思惟禪定
時彼會中有一技人以戲弄故令大
衆喜時拘離多童子見彼大衆呵呵

佛本行集經卷第卌六　第三張　所

大笑即作是念今此大衆於百年已
頷車類骨更可合不作是念已生大
憂苦不生貪樂便從坐起覓優波匽
沙童子即作念言優波匽沙童子今
何所在四向顧覓遥見優波匽沙童
子在彼林樹安坐思惟其心不樂諸
根閉塞思惟念定顧瞻見已即便詣
彼而自言曰汝今何故其心不悦於
此之處獨坐思惟汝於今者得無灾
恠不祥之惱殃苦事耶即說偈言
鼓瑟等音聲　男女歌詠聲　應聽是妙音
何故不生樂　此時應歡喜　勿得懷憂惱
此是受樂時　非應作啼哭　但聽是音聲
如天王女作　此會如天會　何故情不欣
尒時優波匽沙童子告拘離多童子
言奇哉親友汝見如是大會事不以於
種種音聲歌詠受大喜樂是大會衆
於百年已無有一在即說偈言
衆人貪愛境　是境不能援　諸物不久固
愚癡輩何樂　此諸衆生等　染著五欲心
不久墮地獄　命終成灰土
我今心內無一欣　恐怖愁憂甚增長
汝等音樂雖有樂　如我意見樂法心

天人修羅緊那羅 多時心中受歡樂

不能默離便命盡 是故我應修法行
尒時拘離多童子復白優波低沙童
子言優波低沙我之心念亦復如是
即說偈言
苦樂相同者 憂喜亦復同 智者所讚歎
今我亦同汝 汝慈心所好 我意亦當隨
寧可共汝死 不欲生離汝
尒時拘離多童子復問優波低沙童
子言我等今者欲何所作時優波低
沙童子報拘離多童子作如是言知
友若尒今者我等應當出家求勝甘
露時拘離多童子便報優波低沙童
子作如是言如汝意樂我亦隨喜優
波低沙我等今者既已捨家宜從此
去求索出家時優波低沙童子告拘
離多童子言汝拘離多應當知時我
等今者衆人識知若家不許誰度我
等彼恐父母生留難心我等於今宜
詣父母時二童子遂從衆會還至家
中尒時優波低沙童子詣父母所而
白言曰善哉父母我今意者樂欲出
家唯願聽許尒時父母私共評論今

者家內誰為紹嗣一切資生以誰為
主如是童子我等愛念將欲捨我出
家求道我有何心而能別彼於時父
母共評論已即告優波伍沙童子言
童子我等今日雖有衆子於汝偏愛
暫時不見生大憂惱常樂見汝不欲
相離汝從生来未曾勤苦如我等意
乃至絕命不欲相離況我現存而當
相放若許出家終無是事如是二請
乃至三請亦不聽許如是三請不蒙
許已尒時優波伍沙童子既不蒙許
遂於一日不飲不食乃至七日尒時
父母一切親屬及諸知識各共集會
白父母言善哉聖者汝等應許優波
伍沙捨家出家其人若得捨家出家
樂彼求道容存活路身命若存汝等
何憂而不見耶若不樂彼會自當歸
勿令汝前取命終耳尒時童子父母
即告言曰若必然者我今聽許
尒時拘離多童子即詣父母而白言
曰善哉父母我今將欲捨家出家唯
願聽許是拘離多父母唯有一息愛
之甚重不欲暫捨若少不見生大憂

愁時拘離多童子父母昔於家內先
有要誓汝等家內大小於拘離多童
子邊有所作者勿得違也凡所發言
皆悉從命於時彼等善知時已告拘
離多童子言隨汝意樂任情所作
尒時王舍大城有一外道名波離闍
婆刪闍耶住在彼城有五百眷屬尒
時優波低沙童子及俱離多童子未
有歸依不知何去時二童子遂剃鬚
髮於刪闍耶（隋云彼勝）外道之所出家學
道時彼二人念行捷利少欲知足智
慧深遠其刪闍耶毗羅瑟智（隋云別異技）
之子遂向二人說已道術種種技藝醫
方樂草非想禪定時二童子既聞是
已於七日七夜皆悉通達時彼二人
通達是已於波離婆闍迦外道之所
及五百眷屬為教授師時彼二人如
是次第主領大衆雖復如此而於內
心未得安靜時優波低沙童子告波
離婆闍迦（隋云遊離）拘離多曰善哉拘離
多此刪闍耶波離婆闍迦法不究竟
窮盡苦際拘離多汝應共我更求善
師時拘離多波離婆闍迦童子告優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八　第七張

波伍沙波離婆闍童子言如優波伍
沙所言我不違也雖然此師亦復不
得金棄捨之更餘別覓時彼二人同
心立誓我等二人若復更得勝是師
者為我等說甘露勝道者必相啓悟
尒時世尊因頻婆娑羅等教化十二
那由他衆生已往王舍城迦蘭陁竹園
之內與大比丘衆一千人俱皆悉剃
髮捨家出家
尒時有一長老比丘名優婆斯那威
儀庠序諸比丘中最為第一於晨朝
時著衣持鉢入王舍城於其城中次
第乞食摩訶僧祇師作如是說
自餘諸師又復說言時阿輸波踰祇
多（隋云馬星）於晨朝時日在東方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食威
儀庠序進止有方著僧伽梨及涅槃
僧嚴持食器皆悉齊整巧攝諸根安
心視外思惟諸法正念直行
尒時王舍大城一切人民目所見者
各共評論而說偈言
巧攝諸根識　進止恒靜定　含笑出美言
此必釋種子

尒時優波伍沙童子見彼長老阿濕
波踰祇多比丘於王舍城次第乞食
威儀庠序進止有方著僧伽梨及涅
槃僧嚴持食器悉皆齊整巧攝諸根
安心諦視思惟諸法正念直行而為
諸人說此偈故
尒時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即作是
念世間所有諸阿羅漢一切聖人及
成向道今是大德應在一數我當詣
彼問其心疑
尒時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復作是
念若往問者今非其時所以者何以
乞食故夫求法者應捨我慢宜當隨
逐詣何方所作是念已其優波伍沙
波離婆闍迦即隨後行觀覓去所尒
時阿濕波踰祇多比丘從王舍大城
乞食已持食出城時優波伍沙波離
婆闍迦即詣大德阿濕波踰祇多比
丘之所到已共彼長老阿濕波踰祇
多比丘對自慰喻共談說已却住
一面
時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白大德阿
濕波踰祇多比丘言仁者汝是正師

為當是他聲聞弟子耶說是語已時
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告優波低沙波
離婆闍迦言別有大師我是餘尊聲
聞弟子
尒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問大德
阿濕波踰祇多比丘言大德汝師是
誰依誰出家樂誰法行
尒時世尊初成正覺時諸人輩皆悉
号佛為大沙門是摩訶沙門也作是
名号尒時阿濕波踰祇多大德比丘
告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言善哉仁
者有大沙門是釋種子於釋迦種類
於彼出家彼是我師依彼出家意樂
彼法尒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復
白大德阿濕波踰祇多言善哉仁者
彼汝大師顏容端正於汝勝不所有
德術亦勝汝耶
尒時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即說偈言
如芥對須弥　牛跡比大海　蚊䖟並金翅
我與彼亦然
假使聲聞度彼岸　成就諸地猶弟子
於彼佛邊不入數　與佛世尊威德別
然彼我師於三世　法皆悉明了得無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八　第十張　洲　仓

导智仁者我師於一切法事皆成就
尒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白大德
阿濕波踰祇多言仁者汝師說何等
法論何等事即說偈言
我見斯威儀　身心甚寂定　是故我疑網
頗為說是事　汝今莫疲倦　我心懷疑網
汝師說何法　頗為解說之　見是婆羅門
恭敬起是問　報言我師者　甘蔗種大姓
一切智無勝　是我無上師
尒時大德阿濕波踰祇多告憂波低
沙言仁者我生年幼學法初淺少知
少聞豈能廣說今當為汝略言之耳
尒時憂波低沙白阿濕波踰祇多言
善哉大德要略說之如我今者不好
多語而說偈言
我唯取真理　不好名與句　智者愛實義
依義我修行
尒時大德阿濕波踰祇多告優波低
沙言仁者我彼大師說因緣法談解
脫路我師偈說如是之法摩訶僧祇
師作如是說
迦葉惟師又復別說是義云何仁者
我師說是法句

諸法從因生　諸法從因滅　如是滅與生

沙門說如是
尒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善達文字
之法時大德彼阿濕波踰祇多比丘
能解文義又能攝彼義及文字是何
多耶
諸法因生者　彼法隨因滅　因緣滅即道
大師說如是
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觀見如此
法行之時即於是處遠塵離垢盡諸
煩惱得法眼淨諸有為法皆得滅相
如實觀知譬如淨衣無有垢染速離
黑膩易受染色如是如是優波低沙
波離婆闍迦觀此行法即於是處遠
塵離垢乃至如實觀知時已彼優波
低沙波離婆闍迦如實觀見彼諸法
已得諸法已觀諸法已入諸法已度
諸法已無復疑網是非之心皆悉滅
沒得無畏地不隨他教自然能知如
來法已即說偈言
如是之法行　如我所得者　數劫那由他
未曾得此法
尒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已見諸

法已得諸法已得生智捨三奇木整
理衣服向大德阿濕波踰祇多頂礼
足下礼已還起右遶三匝從是別去
詣拘離多波離婆闍迦所到已其拘
離多波離婆闍迦遥見優波伍沙波
離婆闍迦面目清淨儀容光澤見已
白言仁者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汝
於今者諸根已淨皮膚光澤面目清
淨汝於今者頗證甘露不頗得甘露
道耶時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告拘
離多波離婆闍迦言仁者我已值遇
甘露勝法得甘露道時拘離多即報
彼言仁者如是甘露誰邊所得時優
波伍沙波離婆闍迦報言仁者我於
彼大沙門邊所得拘離多波離婆闍
迦復言仁者彼大沙門說何等事論
何等法汝於今者云何而得甘露勝
道尒時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向拘
離多波離婆闍迦而說偈言

諸法因生者　彼法隨因滅　因緣滅即道
大師說如是

尒時拘離多波離婆闍迦聞是偈已
即於是處遠塵離垢盡諸煩惱得法

眼淨一切行法皆得滅相如實能知
如實能解譬如淨衣無有垢滓遠離
黑膩易受染色乃至如實能觀知已
而說偈言
如是之行法　如我今所得　數劫那由他
未曾獲此法
時拘離多復以偈頌告優波伍沙波
離婆闍迦言
汝遇甘露故　面目淨光澤　汝讚說是法
聞已得淨眼
尒時拘離多告優波伍沙波離婆闍
迦言善哉仁者速往速往宜從此到
大沙門所當行梵行彼佛世尊是我
教師
尒時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告拘離
多言仁者我等今日不得失恩應詣
本師删闍耶所何以故彼於我等多
作利益先於我邊有大重恩授度我
等令得出家應詣彼別又復五百眷
屬徒黨依附我等修學行法須告彼
知若彼印可我亦共行
尒時優波伍沙波離婆闍迦共拘離
多波離婆闍迦往詣彼師删闍耶波

離婆闍迦邊到已白言善哉仁者我
等今欲至大沙門佛世尊所行於梵
行時删闍耶波離婆闍迦告優波低
沙波離婆闍迦等言仁者彼所莫往
我共汝等教習此衆如是第二優波
低沙波離婆闍迦復告删闍耶波離
婆闍迦言善哉仁者我等欲去至大
沙門佛世尊所行於梵行時删闍耶
波離婆闍迦再語優波低沙波離婆
闍迦等言仁者莫至彼所是諸弟子
付囑於汝我於今者獨到一邊縱情
無預如是第三時優波低沙波離婆
闍迦共拘離多波離婆闍迦等語删
闍耶波離婆闍迦言我等不欲是諸
弟子但我唯願速詣彼師大沙門邊
行於梵行彼大沙門是我世尊是我
教師說是語已即於此處皆删闍耶
而去不還
尒時彼五百波離婆闍迦外道之衆
即作是念此優波低沙拘離多是二
人等多解多知聰明細意我等多年
疲勞勵意讀誦拔蓺呪術等事然是
二人於七日七夜一切通達此非凡

處此等應曉能求勝處若彼求處我
亦隨求其所行法我亦當行所修梵
行我亦隨修作是思惟已便即隨行
時删闍耶波離婆闍迦復告於彼大
衆言曰汝等人輩莫去莫去雖復如
是言說遮斷不能留礙遂尒而去時
删闍耶波離婆闍迦即作是念今此
大衆必定捨我以此大衆捨離因緣
故大愁惱即從口中吐大熱血而取
命終
尒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與拘離
多波離婆闍迦將五百眷屬詣迦蘭
陁竹林之處尒時佛告諸比丘言汝
諸比丘應善知時於此院內須敷淨
座彼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唯然受教
時諸比丘即為世尊於其院內敷設
淨座世尊於是坐彼座時長老憍陳
如遥望見彼優波低沙及拘離多二
人與彼外道徒衆左右圍遶欲来至
已即白佛言世尊今此二人優波低
沙波離婆闍迦拘離多波離婆闍迦
等有大技藝多聞多知於諸道術無
復疑網名聞流布遍至四方今若来

至世尊前者如我意見量此二人決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八　第[illegible]張 所 [illegible]
欲共佛論議来也作是語已佛告長
老憍陳如言汝憍陳如我今知彼二
人之心求勝故来不以論議
尒時世尊遥見彼等優波伍沙波離
婆闍迦拘離多波離婆闍迦等二人
因縁而說偈言
見諸聖爲樂　共居亦復樂　不見群癡輩
是則名常樂
尒時世尊告諸比丘作如是言汝諸
比丘見此二人波離婆闍迦一名優
波伍沙二名拘離多不時諸比丘而
白佛言見也世尊佛復告彼諸比丘
言汝諸比丘今此二人是我聲聞弟
子之中各有第一一者智慧第一二
者神通第一而說是偈言
彼等遥見二人来　弟子園遶及眷屬
雲雷尊音告比丘　如此二人外道生
今来詣我大衆處　汝等比丘應當知
一者智慧最爲勝　二者神通復第一
時佛復告諸比丘言汝諸比丘一切
過去所有諸佛多陁阿伽度三藐三佛
陁於此聲聞大衆之中更無勝也今

此二人當亦如是諸比丘若未来世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六　第十張

諸佛如来三藐三佛陁更無勝我今
此一雙聲聞弟子汝等比丘亦可數
設宜令彼坐而有偈說

二人牛王得深智　已捨一切諸邪道
雖未至此大林中　世尊遥授彼人記

於時二人漸進而来欲到彼林遥見
長老阿濕波踰祇多在一樹下視地
經行即詣彼所到已頂礼却住一面
時憍陳如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云何
今此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捨彼
勝生放蕩之處及多聞處發最上心
於長老阿濕波踰祇多所起最下心
作是語已佛告長老慧命憍陳如夫
有智者隨得智處常起報恩繫念不
忘若少得恩常憶無失況多得也憍
陳如是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於
阿濕波踰祇多所得法眼淨以是因
緣說此法句

諸佛所說法　誰邊聽解知　是處起恭敬
如梵志事火

尒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等與諸
波離婆闍迦等詣向佛所頂礼佛足

長跪白言善哉世尊我等今者欲世
尊前出家修道唯願世尊聽我出家
受具足戒佛告彼言善来比丘今来
入我自證法中行於梵行盡諸苦故
作是語已彼諸比丘自然即得三衣
着身各執瓦鉢鬚髮自落狀如童兒
初剃其髮始經七日時諸長老即成
出家具足衆戒
尒時長老優波伍沙在佛右邊長老
拘離多在佛左邊各坐一面而是長
老優波伍沙從出家後始經半月盡
諸結漏現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羅
蜜證羅漢果時拘離多止經七日即
盡結漏現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羅
蜜證羅漢果
時彼長老優波伍沙及拘離多等如
是因緣漸次而有五百眷屬悉得出
家成具足戒
尒時長老優波伍沙母名舍利隋言鶖鷺以
是因緣世間号曰舍利弗多弗多者隋言子
其彼長老目揵連延是彼種姓以是
義故世間号曰目揵連延又復世尊
而記之言汝諸比丘於我聲聞弟子

之中大智慧者舍利弗多寂為第一
神通之内目揵連寂為第一
尒時諸比丘白佛言世尊其長老舍
利弗目揵連等彼於往昔種何善根
乗是因缘令得出家具足衆戒證羅
漢果世尊復記於大智慧聲聞之中
舍利弗勝神通之中目連為寂作是
語已佛告比丘作如是言諸比丘我
憶往昔於波羅㮈城時有二人一者
是兄二者是妹其兄名曰蘇畢利耶
隋言善愛 其妹亦名蘇畢利耶時兄善愛
捨家出家既出家已即得成其辟支
佛道其妹善愛於波離婆闍迦外道
之中出家學道其兄善愛辟支佛尊
於一時間往詣外道妹善愛所既到
彼已敷座而坐其妹善愛備辦百味
飲食之具手自供設令食飽滿飯食
已訖復持一刀及以一針奉施其兄
辟支佛尊其辟支佛飯食已訖將妹
善愛所施之物刀子及針於彼妹前
飛騰而去其妹善愛眼自見彼尊者
辟支佛騰空而去歡喜踊躍遍滿身
心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遥敬礼彼辟

支佛尊尋作是願願我將来值是教
師及勝此者彼所說法速得解悟不
生悪道如施利刀無不割者以此斷
割因縁業故令我来世一切煩惱莫
不斷壊又如此針遍能貫穿令我来
世一切煩惱具足穿徹汝等比丘於
彼時中善愛外道波離婆闍迦施辟
支佛刀子及針豈異人乎即舍利弗
比丘是也
復次諸比丘我念往昔波羅捺城有
一商人恒於大海捕螺而賣是時商
人作如是念我今所作求財自活是
大苦業今日應造將来世因功德之
事時波羅捺有辟支佛依城而住時
辟支佛日在東方於晨朝時著衣持
鉢便往入於波羅捺城於其城内次
第乞食賣螺商人遥見尊者辟支佛
来威儀庠序進止安審舒顔平視既
見此已心得清淨即為作礼請辟支
佛往詣其家尊重供養施諸餚饍供
給所須時辟支佛受彼所施飯食已
訖而辟支佛理無說法唯以神通而
用化物不以餘法時辟支佛受彼商

人供給所須飯食訖已憐愍彼故即
從是處飛騰虛空時彼商人親自遥
見辟支佛尊騰空飛已歡喜踊躍遍
滿身心不能自勝合十指掌遥向頂
礼彼辟支佛遂發是願願我將來值
是教師或復勝者彼所說法速得領
悟生生之處勿墮惡道如彼所得願
我亦得同是聖者騰空飛行令我將
來亦復如是汝等比丘於意云何彼
時人捕螺而賣以自存活後時供養
辟支佛者豈異人乎即目揵連比丘
是也
諸比丘此舍利弗目揵連延往昔種
彼諸善根故今得出家證羅漢果我
復授記於我聲聞諸弟子中智慧勝
者舍利弗是神通勝者目揵連是

佛本行集經卷第四十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